

中共海軍遠海任務實踐之研究—以亞丁灣護航編隊任務週期為例

A Study on the PLA Navy's Far-Seas Operational Practices: The Case of Gulf of Aden Escort Task Force Deployment Cycles

陳育正 博士、海軍少校 楊尚偉

提 要：

- 一、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編隊自2008年執行任務迄今，單批次任務週期長期穩定保持於180~220天；然近期的第46、47批編隊分別突破300天門檻，背後之起因與遠海勤務轉型之意涵，確實值得探討。
- 二、分析此種轉變主因有三項，其一為臺海與南海高強度對峙，形成主力艦艇長期於近海活動，致排擠輪替兵力；其二為軍方藉長期部署，驗證官兵與裝備的持續作戰極限；最後係因「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轉型為具備中繼維修能力之前沿樞紐，可提供編隊任務所需關鍵後勤支撐。
- 三、分析此種現象，應係海軍造艦速度與成熟戰力生成之間，仍存在一定落差，讓護航的任務屬性自傳統反海盜行動，擴展至戰略威懾層次；再加上海外基地支撐海軍艦隊的長期存在，凸顯超長週期海外部署可能成為共軍遠海勤務之新常態。我國面對中共長期威懾下，國軍應持續建立全域聯動之威脅評估機制，並深化「不對稱」戰力，俾在兵力結構劣勢下，仍能掌握戰略主動，嚇阻並反制共軍威脅。

關鍵詞：護航編隊、區域拒止、海外保障基地、印太戰略

Abstract

1. Since the PLA Navy began Gulf of Aden escort operations in 2008, deployment cycles had remained stable at 180 to 220 days-until the 46th and 47th task forces were deployed for 339 and 368 days, two consecutive rotations exceeding the 300-day threshold.
2. This shift stems from three factors: high-intensity confront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that lock up forces otherwise available for far-seas rotation; prolonged deployments testing the limits of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and the Djibouti base's evolution into a forward logistical hub.

3. These developments expose a persistent gap between the PLA Navy's shipbuilding pace and its generation of mature combat capabilities, as escort missions shift from anti-piracy toward strategic deterrence. Extended deployment cycles may thus become the new norm. Facing this increasingly routine and global posture, the ROC Armed Forces should build a cross-domain threat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deepen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to seiz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despite structural force asymmetry.

Keywords: Escort Task Force, Area Denial, Overseas Support Base, Indo-Pacific Strategy

壹、前言

自2008年12月起，中共海軍開始常態化派遣護航編隊赴索馬利亞海域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此行動被視為共軍由昔日「近海防禦」戰略，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衛護相結合」轉型的關鍵實踐；¹更在過去十餘年間，讓該護航行動順利建立起高度規律化的兵力輪替模式。

檢視任務執行初期，受限於艦艇自持力與綜合補給能力，週期多控制在180~200天；即便在2017年正式啟用海外「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以下稱吉布地基地）後，普遍仍維持在200~220天的常態

區間，並未做出大幅度的調整；²然此一常態在2024年起似乎被打破，第46批護航編隊創下339天的部署紀錄後，³接續的第47批編隊任務期程更超過一年，達368天之多。⁴由於連續兩批次編隊的任務週期均迥異於昔日，顯示共軍護航編隊任務延長，正成為一種新的勤務模式，⁵相關發展確實值得我國關注。

分析其中關鍵，應係自2024年在中國大陸周邊地緣政治形勢發生顯著變化，讓中共海軍必須在近海保留大量主力艦艇，例如在臺海方面舉行的「聯合利劍-2024A、B」兩次大規模軍演，單日偵獲的共軍軍艦數量屢創新高。⁶正因為這類高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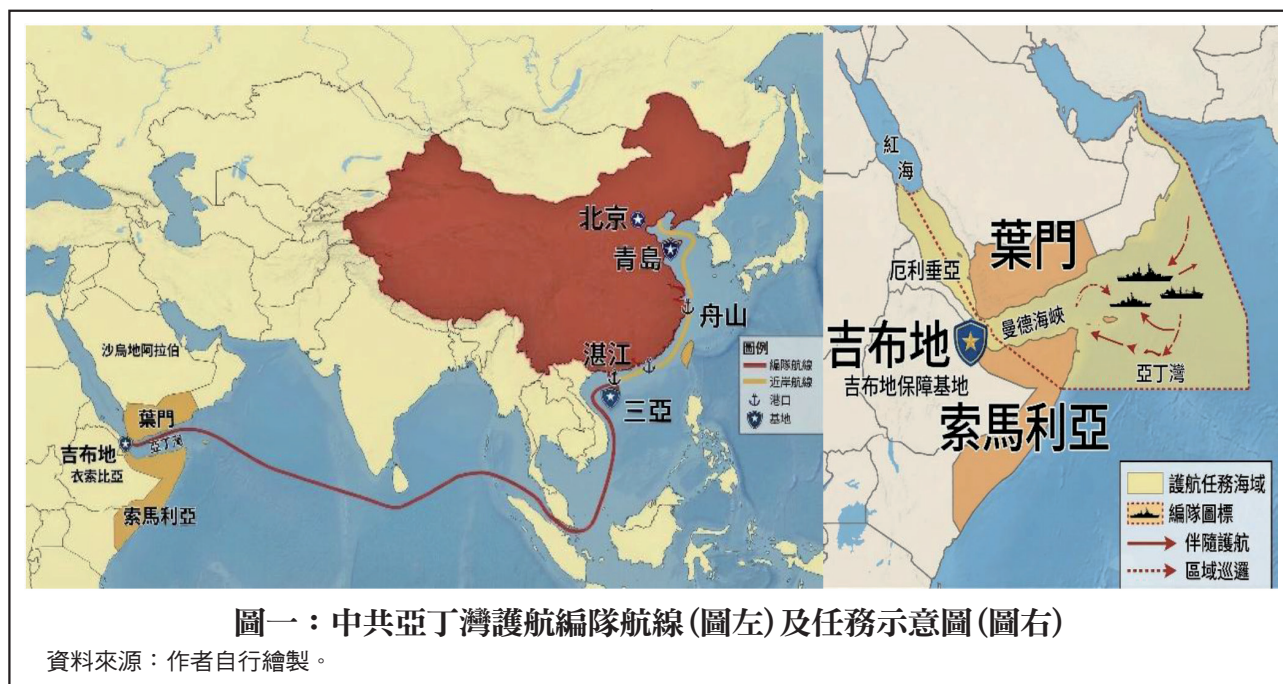
註1：《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年5月26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0526/c52936-27057959.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15日。

註2：Kardon, Isaac, "Research & Debate-Pier Competitor: Testimony on China's Global Port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4, No. 1, Winter, 2021,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nwc-review/vol74/iss1/11/>, visited date: 2026/6/15。

註3：〈中國海軍第46批護航編隊完成任務返回湛江〉，人民網，2025年1月24日，<http://pic.people.com.cn/BIG5/n1/2025/0124/c1016-40408800-6.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15日。

註4：高德政、王寧川、任科等，〈海軍第47批護航編隊技術停靠新加坡樟宜港〉，中共人民海軍，2025年12月1日，<http://www.mod.gov.cn/gfbw/jxsd/16424737.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21日。

註5：Dennis J. Blasko, "CMSI Note #8: Recent Changes in the PLA Navy's Gulf of Aden Deployment Pattern,"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U.S. Naval War College, August 13, 2024,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msi-notes/8/>, visited date: 2026/6/1。



軍演與戰備警巡，使得中共海軍在「第一島鏈」周邊的艦艇運作頻率與戰備需求大幅增加。⁷

因此，撰寫本文主要目的，首先分析中共於臺海與南海同時進行高強度任務，對遠海衛護兵力調度所產生之排擠效應。換言之，具備遠洋作戰能力之「052D」與「054A」等型艦艇，被大量運用於中共近海防衛圈，致派往亞丁灣之兵力輪替趨於緊縮，迫使護航編隊延長部署時間。其次，中共海外後勤保障運作模式日趨成熟，支撐超過一年的超長部署成為必然選項。

⁸此現象顯示中共海軍可能試圖建立一種遠超過美軍的長期前沿部署，進而在印太地區實踐長期駐留之新常態。因此，當中共主力艦艇受制於兵力運用及多線作戰時，對我國而言，正是深化「不對稱」戰力、發展全域威脅之契機，期能有效遏止共軍，確保臺海安全。

貳、中共亞丁灣護航編隊任務模式演變

自2008年12月，中共海軍首度派遣護航編隊赴亞丁灣執行任務以來，該行動已

註6：董慧明，〈共軍展開「聯合利劍-2024B」演習評析〉，《展望與探索》（臺北市），第22卷，第11期，2024年11月，頁15~23。

註7：K. Tristan Tang, "CMSI Note 13: PLA Navy Enhances Realistic Combat Training: Observations of PLA Navy Operations Around Taiwan,"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rch 13, 2025,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msi-notes/13/>, visited date: 2026/6/1。

註8：謝英傑、謝志淵，〈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2卷，第4期，2018年8月1日，頁129~134。

成為共軍檢驗遠洋任務能力與實踐「遠海衛護」戰略的核心領域(如圖一)。回顧任務迄今(2026年)的18年間，護航任務的運作模式經歷從初步摸索到建立制度化、常態化，凸顯中共海軍自「近海防禦」邁向「遠海衛護」之戰略轉型軌跡。分析歷年護航編隊任務期程主要區分三個階段，以下就任務週期與後勤保障模式的變化，⁹分析如后：

一、第一階段(2008~2016年)

(一)部署摸索期

此階段涵蓋第1至第24批護航編隊，任務特徵係首次在遠離大陸本土的環境下進行長期部署，並克服遠洋補給的技術限制，逐步建立標準作業程序。2008年12月26日，由「南海艦隊」所屬「169海口號」(052C型)、「171武漢號」(052B型)及「887微山湖號」(903型)補給艦編成首批護航編隊，正式跨出「近海防禦」的舒適圈，前往約1萬公里外的印度洋執行任務。¹⁰在此期間，護航編隊的後勤保障主要依賴伴隨補給，由編隊內的綜合補給艦提供燃油、淡水與食品為主，並以外國港口靠泊補給為輔。正因為受限於補給艦的物

資攜帶量，加上缺乏海外專屬基地的支持，此階段各批次的任務週期，均受到一定程度限制。¹¹

(二)建立常態規律性

護航任務部署也呈現出高度規律性，平均約在180天至200天之間。這種「半年一輪」機制下，主要考量艦艇裝備在高鹽、高濕環境中的損耗率，以及官兵在長期封閉環境下的心理耐受度。此外，中共在2015年正式提出「近海防禦與遠海衛護相結合」戰略要求，促使海軍在此階段後期開始嘗試增加任務複雜度，但整體部署時長仍嚴格遵守既定輪替規範。¹²

二、第二階段(2017~2023年)

(一)海外保障體系建立

本階段以吉布地基地在2017年啟用做為分水嶺，不僅是中共首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同時徹底改變護航編隊的後勤支援運作方式。¹³隨著該基地投入使用，中共海軍從單純的「海上伴隨」轉型為「岸基補給與海上伴隨相結合」；由基地提供艦艇靠泊維修、物資前沿囤積及人員休整之空間，亦使編隊對綜合補給艦的依賴程度明顯降低。¹⁴此階段儘管具備延長部署之

註9：同註6，頁4~7。

註10：王高成，〈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的戰略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臺北市)，第7卷，第2期，2009年2月，頁12~15。

註11：中共亞丁灣護航第1~29批次任務狀況，請參考楊凌翔、孫亦韜、雷清宇，〈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2卷，第6期，2018年12月1日，頁76~91。

註12：同註1。

註13：同註3。

註14：同註11。

表一：中共亞丁灣護航編隊第44~48批次兵力與任務概況一覽表

批次	艦 名	出 返 日	任 務 概 況	任務天數
44	532荊州艦、156淄博艦、886千島湖艦	2023. 4. 28~12. 18	船舶護航任務1, 568批次	235天
45	547臨沂艦、118烏魯木齊艦、902東平湖艦	2023. 9. 12~ 2024. 5. 17	「海洋衛士-3」演習、「安全紐帶-2024」演習	249天
46	536許昌艦、163焦作艦、906洪湖艦	2024. 2. 21~ 2025. 1. 24	紅海危機期間執行防空反導護航作戰	339天
47	523紅河艦、133包頭艦、904高郵湖艦	2024. 12. 15~ 2025. 12. 18	「和平-2025」演習、「安全紐帶-2025」演習	368天
48	576大慶艦、122唐山艦、889太湖艦	2025. 10. 11 迄今	「和平意志-2026」	執行中

說明：艦型按054A、052D、903A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參考〈軍事行動-護航〉，中共國防部，<http://www.mod.gov.cn/gfbw/jsxd/hh/index.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23日，由作者彙整後製表。

物資基礎，但共軍並未盲目追求長航時，而是利用基地優勢提升艦艇妥善率。

(二) 常態運作之延續

此期間的護航任務週期雖有微幅波動，但普遍穩定在200日至220日左右，這也符合中共新時代《國防白皮書》中所強調的「防禦性國防政策」，即在履行國際責任(如反海盜、維和任務)的同時，避免過早展現全球軍事擴張之姿態，並將海外行動限定於「國際公共安全產品」之範疇。¹⁵由此觀察，2023年以前中共仍傾向維持可預測且低風險之輪替節奏，並將吉布地基地視為提升效率之工具，而非延長部署之手段(第44~48批次兵力及重要任務，如表一)。

三、第三階段(2024年迄今)

(一) 呈現超長部署

2024年為中共周邊地緣戰略環境劇烈

變動之一年。隨著臺海與南海局勢同步升溫，大量具備遠航資格之主力艦艇被「鎖定」於大陸近海，形成嚴重兵力排擠效應。如第46批護航編隊部署時間首次突破300日，下一批任務更達368日(兩批編隊兵力，如圖二)，明顯已偏離常態。其展現與前兩階段截然不同之特徵，包含任務週期顯著延長並驟增100日以上，遠超過第二階段穩定之200~220日。其二，連續兩批任務突破300日，代表此現象並非偶發之單一事件，凸顯已具備批次間之延續性；其三，任務內容由單純反海盜行動，擴展至涵蓋「紅海危機」¹⁶期間之防空、反導護航；尤其第46批編隊起均長時在高強度威脅環境下執行任務，與先前之低風險常態運作，呈現出明顯不同。

(二) 脫離常態之質變

第48批編隊已於2025年10月由青島啟

註15：同註2。
註16：紅海危機係因葉門叛軍「胡塞武裝」(Houthis)自2023年10月至2025年11月，多次攻擊以色列本土和穿越紅海的商船，所引發的國際危機。



航，其部署期間遭遇到2026年2月迄今美、以兩國對伊朗展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讓任務海域威脅層級進一步升高。該編隊不僅在亞丁灣執行例行護航與反海盜演練，期間更曾於阿曼灣靠近荷姆茲海峽附近活動，亦對通過該海峽之大陸籍油輪實施伴護(如圖三)，¹⁷後續其部署期程是否延續300日以上，將是長期部署模式確立之關鍵。當前第三階段呈現與先前「可預測之低風險輪替」現狀已明顯脫鉤。

參、亞丁灣護航任務週期延長分析

中共海軍自2024年起的第46、47批亞丁灣護航編隊，任務週期已與過去15年所建立之約200日常態輪替有顯著落差。此一「異常延長」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外部地緣壓力、內部人員與裝備以及後勤保障能力蛻變，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以下就這些面向，臚列分析如后：

註17：「大慶艦」在2026年0325-0401日執行「海洋衛士4」操演後，一直停留在阿曼灣附近監控護航「中」方油輪，避免美方封鎖。黃國樑，〈川普稱繼續對伊朗港口實施封鎖 大慶艦亞丁灣「反海盜」意有所指？〉，《經濟日報》，2026年4月18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9449324>，檢索日期：2026年6月15日。



圖三：中共第48批護航編隊與美伊局勢戰略地理圖

資料來源：參考〈高清：國產第五艘大型補給艦試航在即【10】〉，人民網，2015年2月9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0209/c1011-26531965-10.html>；〈「九一八」，這4艘中國軍艦齊聚日本海〉，文匯網訊，2017年9月18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7/09/18/IN1709180026.htm>；杜江帆、吳安寧，〈海軍第48批護航編隊從青島啟航赴亞丁灣〉，中共解放軍報，2025年10月12日，<http://www.mod.gov.cn/gfbw/jsxd/hh/16414670.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23日，由作者彙整後製圖。

一、外部地緣壓力的聯動效應

(一) 臺海針對性演習

1. 中共於2024年接連對我國發動「聯合利劍-2024A、B」兩次大規模軍演，在演習的規模與實戰化程度均明顯升級；如在2024年10月14日「聯合利劍-2024B」軍演中，單日偵獲的共軍艦船數量就有34艘（包括作戰艦艇與海警船各17艘），參與對臺灣本島的封控行動。¹⁸事實上，中共在臺海周邊的軍演規模已有顯著擴大趨勢；在該年5月的「聯合利劍-2024A」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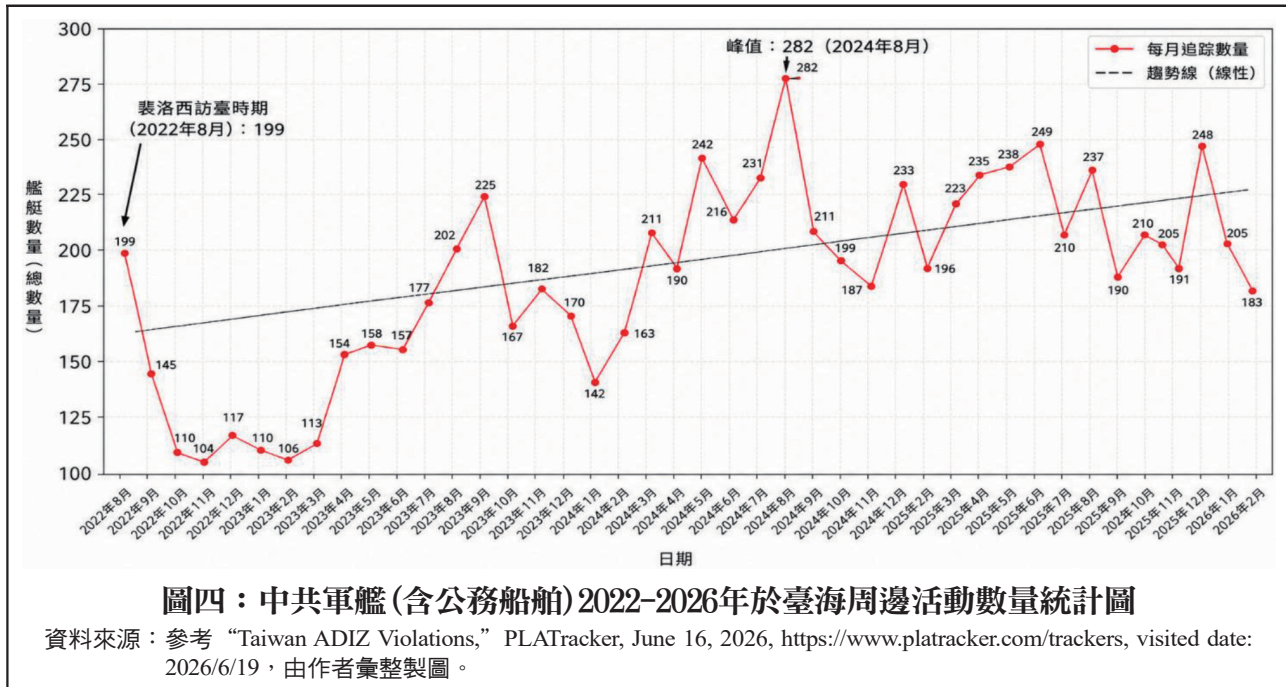
共軍單次就動用高達46艘各式艦船。在翌（2025）年4月的「海峽雷霆-2025A」演習中，船艦數字更攀升至50艘；¹⁹此種動輒數十艘主力艦艇同時部署之「飽和式演練」，自然需要大量抽調各戰區之兵力，而其中多數為「052D」與「054A」型艦艇。

2. 值得注意者，此類演習並非僅單日之戰術行動，往往需長期之前置部署與持續性常態戰備警巡；²⁰尤其，中共海軍正顯著增強環臺實戰化訓練強度，並明顯對外軍（如美、日、菲等國）進行針對性演練

註18：同註6。

註19：ASPI, "Pressure points: Taiwan and the Taiwan Strait,"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November 20, 2025, <https://www.aspi.org.au/report/pressure-points-taiwan-and-the-taiwan-strait/>, visited date: 2026/6/20。

註20：林穎佑，〈從聯合利劍2024A+B看中共對臺政策〉，《展望與探索》（臺北市），第22卷，第12期，2024年12月，頁32-45。



，凡此皆要求艦隊需維持極高之在航率。²¹由此可見，中共海軍兵力運用策略已由過往之階段性演習，轉變為維持高密度之常態化軍事存在；而這種轉變最顯著的指標，在於主力作戰艦艇在臺灣周邊及東海海域的「部署數量」與「動員比例」大幅攀升(如圖四)。

3. 此種高強度之近海戰備演練，明顯呼應中共在2019年《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的政策，並將「臺獨」分裂勢力明列為臺海和平穩定之最大威脅，並揭示「為捍衛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提供

戰略支撐」成為新時代軍隊之使命任務之一。²²這也為2024年共軍於臺海周邊實施之高密度封控演習，提供最高層級之戰略依據，亦充分說明主力艦艇何以必須優先鎖定於近海。換言之，海軍必須時刻於「第一島鏈」上的關鍵節點待命，導致難以抽調兵力執行遠洋任務。²³

4. 除演習外，歐洲、澳、紐等多國海軍艦艇頻繁通過臺灣海峽，亦使共軍須隨時保持高度戒備，並實施伴航監控，例如2024年6月1~2日，共軍即派遣「052D」型驅逐艦越過海峽中線，對通過臺海之土耳其

註21：藍孝威，〈美日菲「肩並肩」演習 解放軍南海精銳盡出 誰是真正主角？〉，《工商時報》，2026年4月27日，<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0427700635-430801>，檢索日期：2026年6月15日。

註22：《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gfbw/fgrwx/bps/4846424.html?big=fan>，檢索日期：2026年6月20日。

註23：美軍「航艦打擊群」的任務週期通常是36個月，其中海外部署約7個月(210天)，其他16個月的訓練和維護期，另外13個月會保持高等級戰備，以備再次部署。

表二：中共艦船2024-2025年在南海活動規模統計表

日 期	觀 測 區 域	艦 船 總 數	軍 艦 數	活 動 概 況
2024. 4月	四國演習周邊	-	2	保持近距離監控
2024. 6月中旬	巴拉望海域	-	4	發生「挑戰」事件
2024. 6月下旬	西菲律賓海全域	95	6	暗沙衝突後延續
2024. 8月下旬	西菲律賓海全域	163	18	含127艘海警/民兵
2024. 9月上旬	仙賓暗沙	71(全域203)	12	史上最大規模聚集
2024. 9月下旬	西菲律賓海10處	178	17	海軍兵力分散部署
2025. 7月	西菲律賓海全域	46	20	數量回落但仍持續
2025年全年	與菲國爭議海域	447	286	較2024年明顯增加

資料來源：參考Priam Nepomuceno, “PH Navy: 71 of 203 Chinese ships in WPS seen in Sabina Shoal,” Philippine News Agency, September 3,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32488>, visited date: 2026/4/15; Priam Nepomuceno, “46 Chinese ships, vessels spotted in 3 WPS features in July,”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ugust 5, 2025,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55871>; 林行健, 〈中國船艦南海現蹤頻率增 菲軍方：戰略競爭不斷升高〉, 中央通訊社,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1050280.aspx>, 檢索日期：2026年6月25日，作者彙整後製表。

其軍艦進行近距離監控。²⁴這種不可預測的「應急處置」需要，威信將造成中共「東部戰區」必須保留足夠的主力艦艇應對，自然壓縮後續兵力使用裕度。

5. 另一個監測數據，亦進一步證實中共當前海軍兵力吃緊的現狀。自2019至2025年間，中共海軍持續投入大量船艦，範圍涵蓋連接東海、日本海與太平洋相關海峽，並在2023年達到高峰(如圖五)。相信中共為確保在大規模衝突中奪取制海權，故而頻繁進行演訓，這迫使共軍須將「052D」與「054A」等型艦船集中於西太平洋前沿；自然排擠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兵力。畢竟當主力艦艇大量投入高強度對峙海域時，可輪替前往護航之兵力，自然大幅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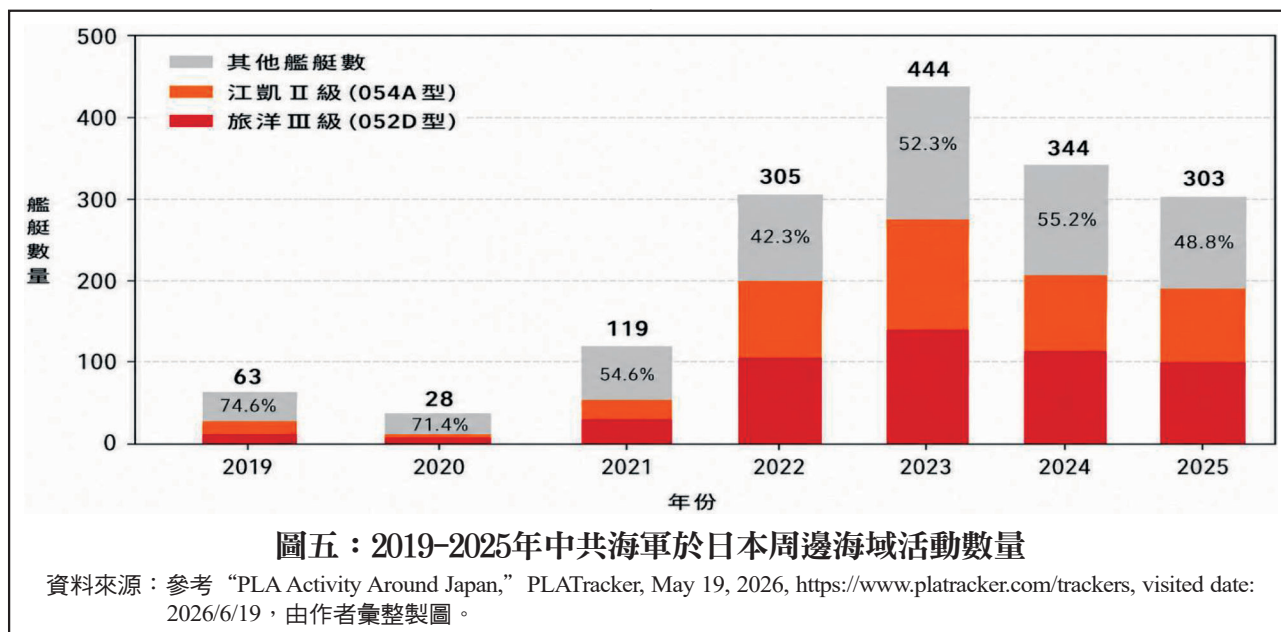
(二) 對南海的壓迫戰術

1. 對中共而言，若臺海是「高強度威懾」，南海則是「高密度消耗」。2024下半年到2025年間，「中」、菲在南海的對峙強度持續升溫，這也導致共軍船艦與公務船等兵力投入數量，呈現急速增長。數據顯示，2025年「中」方在菲律賓周邊海域活動的船艦總數，較2024年大幅增加超過200艘，顯示其在該海域維持高密度存在的戰略意圖已進一步固化。²⁵2024年9月，僅在南海仙賓暗沙單一區域，單月就聚集71艘中共船艦；到了10月，更有17艘軍艦散布在西菲律賓海的10個不同區域，顯示共軍在南海正執行廣域且持續之壓制任務(如表二)。

2. 中共在2024~2025年採取明顯的脅

註24：揭仲，〈共軍對歐洲與印太國家派軍艦通過臺海之應對措施分析〉，《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第89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5年6月19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3016&pid=5542>，檢索日期：2026年6月16日。

註25：林行健，〈中國船艦南海現蹤頻率增 菲軍方：戰略競爭不斷升高〉，中央通訊社，2026年1月5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1050280.aspx>，檢索日期：2026年6月25日。



迫策略，利用海軍、海警及大量民兵船對南海的競爭對手(主要針對菲國)進行「包心菜戰術」²⁶。這種策略雖然有效壓制對手，但也對共軍自身的兵力調度造成負擔。依數據內容，在南海地區維持艦艇長期活動，意味著至少有相當數量的船艦，需要進行港內休整或維修，這也是艦隊平時需要將兵力區分成維修、訓練與部署(各占1/3)的通則。南海情勢加劇「可輪替兵力吃緊」的結構性矛盾，使得遠在亞丁灣的任務編隊，必須延後輪替時間，俾緩解本土艦隊的調度壓力。

(三) 中東詭譎的任務環境

1. 面對東、南海、臺海等近海壓力，遠海環境劇變也產生強大推、拉力。第46

批編隊於2024年2月至2025年1月部署期間，適逢紅海危機急劇升溫，由於「胡塞」(Houthi)武裝組織對商船的襲擊，將亞丁灣從低強度的反海盜任務區，瞬間升高為高強度的防空反導護航作戰。面對此種高風險環境，延續艦艇輪替方式執行任務，似乎存在極高的風險；尤其新抵達的編隊需要時間來熟悉複雜的電磁環境、識別友軍與敵軍目標，才能適應高強度的戰備節奏。考量原部署之編隊既已歷經實戰化磨合，亦已具備應對區域內攻船飛彈與無人機飽和攻擊之戰場環境的經驗與能力，選擇繼續留駐即成為較穩妥之選擇。

2. 基於保留一支熟悉現地環境之成熟兵力，實質上即為一種「戰略預置」考量

註26：「包心菜戰術」(Cabbage Tactic)又稱「高麗菜戰術」或「捲心菜戰術」，源自中共海軍少將張召忠在2013年針對南海主權爭議所提出的戰略建議。參考〈張召忠：反制菲佔島只需用「包心菜」封鎖戰略〉，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il/2013/05-27/4857336.s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24日。

；尤其2026年2月28日爆發「美、以、伊戰爭」，讓中東地區地緣風險全面升溫，更讓全球能源運輸遭受重大衝擊。²⁷在此情勢下，當前任務編隊不僅能執行高威脅護航，更可擔負地區潛在撤僑行動之預備兵力；故在波斯灣及紅海地區危機未解除前，維持兵力之穩定性遠較按時進行輪換更為重要。相信這也是北京高層面對荷姆茲海峽局勢丕變且緊要之時刻，選擇讓第46、47批編隊「超期服役」，而不願冒險進行兵力輪替的原因之一。

二、人員與裝備的極限壓力測試

（一）戰鬥力生成模式驗證

除被動應對外部地緣局勢外，第46、47批編隊之超長部署，亦帶有主動驗證海軍戰鬥力生成模式之意圖；其超長部署也可視為落實「加強針對性檢驗性訓練」要求之具體實踐，俾探究遠海環境下之裝備極限與後勤補給限制。²⁸

（二）艦載裝備極限測試

中共海軍正試圖通過這種特殊條件下的長航任務，考驗現代化軍艦的機械與資通電系統在長期高負荷運轉下的限制。初期約200天的部署任務週期，通常是基於

裝備設計進行保守估計；然而，若要實現真正的海上存在，艦艇必須具備長期在海外不依賴母港的狀況，並進行長達一年運作的實力。第46批編隊339天的連續部署，實質上是對「052D」與「054A」型的動力、海水系統、空調系統，以及雷達電子設備進行的長期測試；而亞丁灣高溫、高鹽、高濕的海況下，恰成為驗證裝備極限提供絕佳的場景。

（三）官兵心理韌性考驗

封閉值勤環境同樣對官兵心理韌性構成嚴峻挑戰，尤其長時間海上部署，將使官兵疲勞指數上升，進而影響決策品質與操作安全；²⁹而2017年美國海軍就曾因長期部署等原因，導致在全球多處發生碰撞或擱淺等海事案件，就是最好的例子。³⁰共軍第46、47批編隊的部署經驗是一次難得的長航任務試驗，任務中同時評估人、裝在長期高壓與枯燥漫長航行的環境下，政治工作與心理干預機制是否仍能有效。故確保官兵在任務邁入300日後，仍能維持高效之戰備水準，成為另一核心驗證科目。換言之，中共海軍高層關注之重心，已自單純之裝備性能，轉向人機結合之持

註27：Michael Froman, Steven A. Cook, and Ray Takeyh, "Trump Extended the Iran War Ceasefire. Now Wh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4, 2026, <https://www.cfr.org/articles/trump-extended-the-iran-war-ceasefire-now-what>, visited date: 2026/6/20。

註28：同註1。

註29：宋振國、陳偉杰、郭俊良，〈我國船員職場疲勞與工作態度關係之研究〉，《航運季刊》（臺北市），第26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16~123。

註30：吳羿萩、劉俊豪，〈對美海軍新式航行值更作法之我見〉，《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5期，2020年10月，頁6~10。



續作戰能力。

三、「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的功能轉型

(一) 戰略支點角色確立

共軍第46、47批護航編隊得以完成長時間部署，「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設置，確實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如圖四)，不僅標誌該基地已自單純之「補給站」，轉型為具備一定維修深度之「前沿保障樞紐」，亦與中共近年積極構建海外據點，並為未來兵力部署預做準備之戰略相契合。2017年以前，護航編隊若遭遇重大機械故障，往往必須申請進入鄰近國家之商港、甚或返國修整；而該基地最重要之戰略價值，即在建立獨立自主之後勤「戰略支點

」，其功能不僅在於提供艦艇後勤支援，更能藉此創造有利之外部環境，奠定長遠軍事部署之基礎。³¹

(二) 中繼維修能力之成熟

中共海軍連續2批編隊完成長時間部署，間接證明吉布地基地已具備支撐艦艇實施「中繼維修」之能力，亦代表艦艇日後無須返回本土母港，即可於基地內完成主電機檢修、管路更換、通信雷達調校等深度保養工作。此種「不靠本土維修」能力之成熟，既實現超長部署之物質基礎，亦體現「中」方與吉布地兩國基礎設施及後勤領域合作之深化。³²觀察美軍於中東巴林之「第五艦隊」(U.S. Fifth Fleet)與日本橫須賀之「第七艦隊」(U.S. Sev-

註31：梁英翔、陳育正，〈中共「戰略支點」概念發展與實踐淺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9卷，第2期，2025年4月1日，頁27~34。

註32：Ahmed Djama Youssouf，〈吉布地與中國關係研究：機會、挑戰與展望〉，吉林大學(吉林長春)，2023年12月，頁30~42。

enth Fleet)運作模式，均仰賴強大之海外基地，以實現艦艇長期前沿部署，艦艇甚至數年不返回本土，僅人員進行海外輪替。儘管中共現階段之海外投射能力雖無法與美軍相提並論；³³惟自第46批編隊之實踐顯示，其正逐步朝向「前沿部署海軍」(Forward Deployed Naval Forces)概念過渡。³⁴

(三)持續作戰能力之瓶頸

防空飛彈之補充問題，係共軍若要在印度洋長期存在所面臨之現實障礙；尤其在應對高強度衝突之「持續作戰能力」，此一瓶頸尤為顯著。以紅海危機為例，面對無人機與攻船飛彈之飽和攻擊，艦艇自身防空飛彈消耗極快；然自曼德海峽返回大陸本土港口單程約需兩週，意味一次完整之彈藥補給週期至少耗時一個月。³⁵海軍現階段雖尚未實施「換人不換船」之運作模式，惟藉由將任務週期自半年延長至一年，使單批次艦艇之在航時間拉長，除可大幅減少往返本土與亞丁灣海域之無效航行時間外，亦能提升艦艇使用效率。這對當下面對臺海與南海兵力吃緊之現況下，確屬一種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後勤調整彌補兵力不足之高效策略。

肆、戰略意涵與未來趨勢

中共海軍第46、47批護航編隊任務週期突破300日的紀錄，不僅是單一編隊部署模式的調整，更顯現共軍在邁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進程中，於兵力結構、任務屬性、及地緣戰略影響力等層面所面臨的深層變革。以下從兵力結構、護航功能，及對區域安全格局衝擊等三個面向，深入分析如后：

一、造艦速度與戰鬥群生成的結構性時差

(一)可利用兵力數量限縮

1. 中共海軍在過去十年間經歷爆發式的造艦潮，其海軍艦艇下水噸位蟬聯全球之冠，³⁶然而，第46批編隊在紅海危機與周邊局勢緊張之際被迫「超期服役」，暴露其在「造艦速度」與「戰力生成」間，存在結構性落差。換言之，共軍現役艦艇數量優勢，尚未完全轉化為能夠應對多線作戰的成熟打擊群能量。

2. 儘管中共海軍擁有數量龐大的艦船，然具備執行高強度遠洋任務能力之現代化艦艇仍屬稀缺資源。2024年臺海與南海局勢同步升溫之背景下，共軍面臨嚴峻資

註33：同註31。

註34：「前沿部署海軍」概念係美國海軍的戰略與兵力部署原則。參考Terence S. Purcell, "Forward Presence: U.S. Naval Forces Meet the Challenge," USAWC, May 2001, pp. 1, 4, 15。

註35：周波，〈中國要想在印度洋「名正言順」的存在，最大障礙是...〉，觀察者網，2025年12月19日，https://www.guan-cha.cn/ZhouBo3/2025_12_19_800931.shtml，檢索日期：2026年7月6日。

註36：Fanell, J. E., "China: Growing and going to sea,"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149/5/1443, May 2023,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may/china-growing-and-going-sea>, visited date: 2026/6/24。

源配置兩難。「聯合利劍-2024B」演習期間，單日出動17艘作戰艦艇實施圍臺封控，加上須維持常態化戰備警巡，導致大量主力艦艇限制在「第一島鏈」執行任務。此種高強度近海戰備需求，實質壓縮可輪替赴亞丁灣執行遠海任務之兵力數量。

(二) 兵力品質瓶頸

1. 中共海軍近年強調「以敵練兵」，利用與外軍艦機接觸機會實施實戰化訓練，此種高頻率互動雖可提升單艦戰術素養；惟亦加速裝備損耗與人員疲勞累積，連帶降低艦艇在航比例。當出現突發狀況時，共軍難以在不影響近海戰備之前提下，迅速抽調足夠兵力實施輪替，這可由第47批護航編隊部署期程數據，進一步佐證此結構性困境。2024~2025年，正值中共於臺海周邊維持高密度艦船活動之高峰期，部署超長時程亦顯示，即便紅海危機最尖銳時刻業已過去，中共海軍仍因主力艦艇鎖定於「第一島鏈」內，而不得不減少年度例行輪替之頻率。

2. 儘管造艦速度可透過工業產能提升，惟熟練作戰節奏之人員培養與編隊協同能力之養成均無法速成。「聯合利劍」系列演習中，共軍雖展現強大動員能力，然在跨軍種指揮通聯、後勤保障協同等方面仍存在諸多限制。³⁷這也意味能夠執行複雜遠海任務、具備獨立作戰能力之合格海

上編隊，其生成速度將遠低於艦艇下水速度。第46、47批編隊延長部署，實質反映共軍於「合格兵力」供給端之短缺。為解決此限制，中共海軍未來勢必更加依賴「延長單次部署時間」，以緩解輪替壓力，透過減少交接頻率，維持遠海編隊長期存在。咸信未來300日以上之長週期部署，極可能成為「新常態」，以彌補兵力結構轉型之戰力空窗。

二、護航轉向「區域拒止」與「戰略威懾」

(一) 護航性質之政治化轉向

1. 亞丁灣護航編隊初始任務是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主要針對海盜威脅並維護國際航道安全。然隨著第46批編隊於紅海危機期間之表現，以及吉布地基地功能深化，護航編隊戰略功能已產生「質」的蛻變。此轉變標誌護航編隊任務屬性，已自單純履行反海盜國際義務，轉變為積極防禦戰略下之「海外利益守護者」，並兼具更強之排他性與國家戰略服務屬性。

2. 再者，過往中共將護航任務視為提供全球公共領域安全之機會，並藉此展現大國責任；³⁸然於紅海危機中，胡塞武裝針對特定國家商船實施攻擊，讓護航行動具備高度政治選擇性；護航編隊任務重心已自廣泛之國際航道安全，轉向優先確保懸掛「中」方國旗或「中」資船舶之「專

註37：同註7，頁19~21。

註38：同註1。

屬安全」，此一轉變凸顯護航編隊已成為中共海外投射國家意志、維護核心經濟利益之主要工具，而非單純僅為推動國際合作之平台。

(二)護航能力轉換

共軍憑藉吉布地基地提供的後勤保障支撐，使得護航編隊得以長期駐留印度洋，更實質於該區域形成一支長期存在之「存在艦隊」，並以「戰略支點」概念透過港口後勤支援，創造有利外部環境，為中共遠海軍事部署奠定基礎。第46、47批編隊配屬之「052D」型驅逐艦，自身具備強大之區域防空與反艦能力，其存在本身即對周邊海域構成實質威懾；必要時，編隊可自「護航者」迅速轉變為「拒止者」，於遠離本土之關鍵海域進行「反介入」作戰，並切斷敵對勢力海上交通線，或對敵方海上力量形成牽制。此種功能性擴展，使中共亞丁灣護航編隊模式，成為共軍突破「第二島鏈」及經營印太地區之重要戰略開端。

三、長期遠海存在之地緣戰略衝擊

(一)美、印戰略空間之擠壓

1. 中共海軍於亞丁灣與印度洋之長期存在，業已改變該區域安全結構，對美國、印度及周邊國家產生深遠戰略衝擊，並可能加劇區域內部平衡態勢。長期面向觀察，美國海軍為印度洋至中東地區主要安

全提供者；然中共海軍透過亞丁灣護航，實踐於該區域建立常態化軍事存在，並漸次展現獨立於美國領導體系之外之行動能力。尤其「紅海危機」期間，中共選擇不加入美國主導之「繁榮衛土行動」(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而採取獨立護航模式，顯示兩國於遠海安全事務上已形成「大國博弈下之獨立行動」格局；尤其在印太區域，美國的戰略格局與中共採取的反制態勢交互下，未來雙方競爭恐將持續加劇。³⁹

2. 隨著中共海軍遠海編隊航行能力臻於成熟，美國於該區域之行動自由度亦可能受到羈絆。共艦於印度洋的長期存在，勢必迫使美軍必須分配更多資源進行應對。客觀而言，將一定程度上分散美軍對於印太戰略安全上的注意力，同時增加其全球兵力調度之複雜性。此外，對於長期視印度洋為「後院」之印度而言，共軍護航編隊在地區之長期化與基地化部署，更被視為是對印度戰略包圍之重要環節。

(二)印度洋、南海聯動效應

1. 第46、47批編隊展現之超長滯留能力，意味共軍有能力於印度洋維持不間斷之高強度水面作戰力量。況且中共自2008年啟動亞丁灣護航以來，戰略重心即非僅侷限於太平洋，更同時延伸至印度洋；吉布地基地之啟用更強化「珍珠鍊戰略」之

註39：胡敏遠，〈美、中在南海進行大國博弈之研究(2024.9~2025.3)〉，《戰略安全研析》(臺北市)，第191期，2025年4月，頁59~67。

成形，並對印度構成長期安全挑戰。⁴⁰此種戰略態勢，迫使印度必須重新審視其海洋戰略，透過強化海軍能力，深化區域夥伴關係，以制衡中共在印度洋日益擴大之足跡。至於，於南海方向中共海軍展現之強大兵力調度能力與持續施壓之意圖，對菲律賓構成政治及軍事威懾，迫使其於主權爭端中面臨更艱難之戰略選擇。⁴¹

2. 中共海軍遠海勤務未來將呈現兩大趨勢，其一為「實戰化」，即利用遠海部署機會，針對假想敵進行更具對抗性之演練，以驗證聯合作戰戰法；其二為「基地化」，俾進一步依賴並拓展海外戰略支點之功能。相信此戰略支點非僅係提供船舶後勤支援之港口，更將轉型為其軍事部署中之基礎節點，藉以在特定地區擴展政治與軍事影響力，為未來海外兵力投射做實質準備，第46、47批編隊即是此種「常態化投射」轉型過程之具體展現。⁴²

伍、結語

由共軍近二批亞丁灣護航編隊超過339天超長部署紀錄觀察，此「異常現象」應非單純作法微調，而是充分顯示中共海軍已樹立遠海勤務的新標準作業程序；再加上「地緣壓力聯動效應」、「極限壓

力測試」與「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功能轉型」三者交疊作用，促成此一改變。另一方面，標誌著海軍已具備類似美軍「前沿部署海軍部隊」之運作雛形，在可期的未來，這種現象會更加明顯。

面對中共海軍遠海勤務轉型，我國應避免僅聚焦臺海周邊之單一視角，改以積極建立廣域威脅評估機制，並整合跨部會情資，同時將共軍於印太地區兵力調度，納入臺海情勢研判之標準參數，才能從中共兵力部署調動中，及早察覺臺海情勢之質變徵候，爭取戰略預警之先機。其次，共軍主力艦艇現已資源吃緊，此一結構性弱點正為我國深化「不對稱」戰力，開啟重要戰略窗口；諸如攻船飛彈、智慧水雷、小型快速打擊載具及無人作戰系統等低成本、高效益武器之加速發展，既可威脅共軍主力艦艇於近岸戰場之存活性，亦壓縮遠洋兵力調度能量，為爭取盟友援助我國提供更充裕時間。

基於共軍長期經營印度洋，已使麻六甲、曼德海峽等戰略咽喉成為大國博弈焦點，我國仰賴海洋貿易甚深，更應與理念相近國家共享情資，積極參與多邊海事安全對話。此外，鑑於吉布地基地之功能深化，未來極可能在柬埔寨雲壤港、巴基斯

註40：同註31，頁23~27。

註41：江圻杓，〈從「肩並肩2026」觀察多國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臺北市），第112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6年5月22日，<https://www.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3067&pid=5964>，檢索日期：2026年6月16日。

註42：同註31。

坦瓜達爾港或索羅門群島等地複製；我國邦交國又多分布於太平洋島國，恰為共軍潛在布局方向。故政府宜強化與邦交國之實質合作，並聯手友盟建立早期預警機制，俾系統性掌握共軍海外基地化動向，同步評估其對我海運安全、能源採購及供應鏈之潛在衝擊，預做風險全般規劃。

中共海軍遠海勤務轉型為其邁向全球海權之必經之路，而現階段之資源瓶頸，亦為我國開啟難得之戰略預警窗口；尤其第48批編隊於亞丁灣結合護航任務組織反海盜演練，其部署期程能否延續300天以上，抑或因區域情勢和緩而回歸傳統輪替模式，猶待後續觀察。畢竟共軍遠海勤務之擴張，看似展現其藍水雄心，實則暴露兵力部署難以兩全之困境；對臺灣而言，

真正之戰略主動，不在被動因應中共每一次軍演與部署，而在看準其弱點，以「不對稱」手段、掌握全域視野，將對手之「兩難」轉化為我方之籌碼，方能爭取致勝先機。



作者簡介：

陳育正博士，政治作戰學校93年班，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研所碩士100年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106年班。曾任復興崗學報執行編輯，現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執行編輯。

楊尚偉少校，海軍軍官學校101年班，曾任海軍馬公軍艦電戰官、海軍司令部軍情處外連官及海軍田單軍艦戰系長，現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